陳景雍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陳景雍傳
作者：王闓運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湘綺樓文集/卷5》

陳景雍，字希唐，商丘人也。自明時為河南大族。景雍六世祖維嵩遷宜興，以文名聞天下。維嵩孫淮歸商丘，官至江西巡撫。淮孫薰江西候補縣丞。薰生景雍，少有異才。遊江南東西，大河南北，遍交同時知名士。為文章下筆立成。居貧好飲酒，不問當世事。凡酣飲廿餘年。己酉充選拔貢生，又舉於鄉。壬子成進士，即用湖北知縣。壬子歲者，今皇帝即位二年也。秋九月，廣西寇方圍攻長沙，景雍於是時出京赴官。至漢口，寇已破岳州，水陸並下，武昌城門不開，漢口大駭輒驚，以為寇至，寇實未至。景雍知漢口，蓄積饒富，商民懼死，可急劫以守漢陽。同知張曜孫者，以文學有重名於世。景雍往與之謀，半夜往，門者不納。告有公事，請一見。門者怒罵曰：「今死且不暇，何公事也。」景雍待明又往，同知已逾後牆逃，門前洶洶失官，奸民三十餘人，紅巾帕頭，大呼舉火炬焚掠，商民爭走登舟。景雍遂走。將渡江入省城，省城守兵從城上炮擊民舟，危中景雍舟。望城中號哭奔走，四面喧擾。江兩岸火滿騰沸，城內城外，莫知有官號令。乃順流走還南昌，侍其父居。頃之，寇棄湖北，據江寧，天子新命湖北督撫以下官促急赴任，諸州縣非實缺及初選員皆遂不到省。景雍在南昌，已借委守永和門。聞湖北乏官，即辭去到省。未十日，奉委署通山知縣。縣瘠苦僻陋，又殘破，流離滿塗。官以家來，貧無肉食。或乃無米。景雍質衣為糧，母宋夫人率其婦出簪飾易銀錢，親縫寒衣，解省城給守兵。景雍撫境內，慰勞民士，猶日夕籌濟大軍米豆，孳孳勤勤，欲全策而胥固之。終冀望官軍滅寇戡亂，知督撫不和，數數諷議。列縣群傳其迂，誠不知時變可為古之愚也。景雍既以書生為吏，不廢詩酒。縣人士入見，留與對飲。日夜酒客常滿，亦因問民間疾苦及豪猾奸宄所在，輒捕至，飲以酒而斬之。縣中大治。四年春，寇復從江南上趣漢黃，郡縣殘破以數十計，武昌屬十縣，縣境皆寇環通。山土寇響應蜂起，景雍既定死守，獨念老母。屬縣南鄙蠢動，謀應外寇，即出城駐太陽山，遣人迎母，從間道出。己獨率數十民壯，馳驅窮鄉。寇瞰城中無官，襲據之。當是時，鄉愚民及無賴者，爭欲降

寇。官至即佯附合，官去盡賊耳目也。景雍顧己從人，皆倉皇怖懼，鄰縣官或死或逃走，皆不相聞。至省城路已絕，則定計遣表弟吳超赴義寧募百人，遣其僕赴南昌借軍械火器，至即向縣城。步步皆寇騎，駱驛充斥城中。寇方屯聚斂糧，聞知縣在外有兵，未測其眾寡，遣縣中差誘致縣官，要以厚賞，告景雍言：賊數百，有內應，城可立復。景雍業已發，聞言益深入。至藕塘，民盡閉戶。有大宅外扃，兵士將入造飯，請景雍椎破其門入庭，見堂上陳列數十席，酒肉豐滿，肴羹猶熱。搜廚下，一老婦出，見官驚曰：「官今安往？今賊伏四面，官孤軍深入，三尺童子知其危也。此鄉民為賊設食。頃見官兵至，皆走報縣賊，變不遠矣，徒死無益，官宜亟去。」景雍笑謝曰：「勞苦老姥，吾以書生，受命治此，死固吾分。且湖北糜爛，再遇寇荼毒，群吏匍匐氣盡，有死者猶足增固民志。今即窮無可為顧，俯首奔走，慚對吾吏士，勢不能也。姥強自飲食，好勸鄉里忍須臾，待大軍。慎毋為賊愚徒取魚肉，吾行決矣。」遂取酒，酌數十杯，而命諸吏卒飽食出門，又於馬上為絕命詞以自壯。其詞曰：「我世貞潔，傳烈眇躬。效能一官，逢此百凶。治惠未孚，運往忽諸。生死在予，敢舍而渝。永負君親，遑恤一己。宜葬兩崖，以佑六里。」兩崖者，通山名山也。縣鄉分六里，故景雍云。然其後果葬兩崖側，縣民禱祠之云。於是遂遇伏，數千人遮景雍，兵多傷死，景雍手發炮擊賊，因馳入陣，賊矛攢景雍，有勇僕曰寅兒，奮刀格矛，殺數人，同被重創，死。賊欲持景雍頭去，頭著地，數人共持之，重不可動。三日賊去，民乃斂之。

王闓運曰：「天道反覆，兵刃橫肆。非直以厄賢者，至於鍥薄貪忍昏庸之眾，假手以剪其命。獨至文人名士，平昔感慨論世，發之過激，其才不可抑，則倪露於世。乃以徼祿驅內，巧入其機，而身死無悔。若余友陳景雍、李仁元，其人也。陳君與余友，乃先李君。鄱陽陷時，陳方在官。余歸長沙，南北信絕。獨念君心怦怦懼其死。初未聞其難也，又久之，去其死八月始聞之。念其生平，酒後仰天長歌相聞，若仿佛余太息之聲，豈不哀哉。君少負才為詩，一日百篇。思汪汪如泉湧火燃。坐人皆驚其困厄甚矣。及壯乃遇世變，故其名猶無掛朝籍，一年之間，卒奪其命，豈不異乎？通山，小縣也。而君從父鱗族，弟福增，中表吳超，從者濟濟，以與同死，蓋亦天也。吳超，常州人，字滇生。少遊關外，年甫壯，足跡歷二萬里。與人語，聲洪如鍾。及見難，不負友信，亦奇士。君既戰死，有僕受傷，伏草間，聞過賊嘖嘖稱：「好官。」及縣士民棺斂其屍，有泣下者，若是貞義之入人也。君好為詩，觀其絕命詞，從容甚矣。李仁元曰：「伏波欲以馬革裹屍，余不復望，死則已矣，豈復當念裹屍云者。」兩君之於死，何其定而閑也。且其官同知縣，同能文，死同無子，後先不一年，而使故友零涕，追念不可已已。悲夫！武岡鄧繹既為傳傳君，余以君誼至厚，且嘗傳李君，故輒次之如此。

通山附生張銘者，負奇志，喜詩酒，為縣令上客。城陷見執，傲睨自若。賊酋繫之縣庭柱。及景雍兵向城，至楊芳林，以百餘人敗賊，數千縣賊始倉黃聚謀，忘銘在旁，語語見情。銘帶索負手仰天大笑且罵曰：「趣降矣，若屬不自量如此，而公告縣官，貸汝死矣，何謀之為。」群寇驚愧，爭磔之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